

天下归元

著

凤啖九天，声震千里。
她刺破人间的暗，引一束万众惊艳的光。
八方求娶，谁能胜？
知我懂我，君为俦。

天定风华

上

TIAN DING
FENGHUA

V 啖九天



华语文坛
最大气古言作家

天下归元

掀惊天疑案
斗诡秘西局
揭康王贪贿
灭天纪淫威
后巅峰巨献
手绘书签系列第2卷
“天定风华”篇
钱好手
精美海报
凭钢铁心性
书女帅传奇
《扶摇皇后》《凰权》

江西文艺出版社
NATURE AND ART
HOUSE

天定风华

TIANDING
FENGHUA
V 转九天
上

天下归元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定风华. 5, 嘭九天 / 天下归元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99-6850-6

I. ①天…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0295号

书 名 天定风华5嘭九天(上、下)
作 者 天下归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李文峰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30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850-6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 一 章	理想姐夫	1
第 二 章	比武招亲	15
第 三 章	雄风大振的虎鞭	27
第 四 章	一女百家求	35
第 五 章	绝世之争	47
第 六 章	醋霸王	61
第 七 章	他的心思	74
第 八 章	我为她证明	88
第 九 章	夜半摸上美人榻	99
第 十 章	都是鸟儿惹的祸	112
第 十 一 章	那好吧，我娶	124
第 十 二 章	看着我的眼睛	140
第 十 三 章	纯情初哥	153
第 十 四 章	她的眼泪	167
第 十 五 章	执行家法	181
第 十 六 章	至尊超薄杜蕾斯	196
第 十 七 章	捍卫与深情	209
第 十 八 章	补天的容楚	223
第 十 九 章	我要保护你	236
第 二 十 章	救你媳妇去	245
第 二 十 一 章	痛经是件麻烦事	254



目录 [下]

C O N T E N T S

第二十二章	被俘	269
第二十三章	容大茶壶	281
第二十四章	相救	294
第二十五章	告白	307
第二十六章	水中湿吻	320
第二十七章	女装之美	332
第二十八章	家的温暖	345
第二十九章	丽京情事	357
第三十章	醋意	370
第三十一章	四个男人的心思	381
第三十二章	为谁束发	395
第三十三章	剽悍贼男女	408
第三十四章	联手斗王	419
第三十五章	女霸王的第一次主动	432
第三十六章	魔鬼教育	446
第三十七章	赶赴东昌	458
第三十八章	滚你个蛋	467
第三十九章	那一醉的风情	481
第四十章	温情与杀机	494
第四十一章	进击与裸奔	508
第四十二章	千里飞雪赠寒衣	522
第四十三章	五越合围	535
第四十四章	谁想杀我的女人	547



第一章 理想姐夫

西凌首府的命令虽然下来了，却很仁慈地给太史阑留了期限，允许她先养伤，十日之内赶到西凌首府便可。

太史阑自然乐得留在北严养伤，她现在伤重，也确实不宜奔波。

随即她便发觉，养伤比奔波还痛苦，因为容楚是个十分霸道的看护人。不允许她乱跑，不允许她看书，不允许她练习技能，不允许她和人多说话，甚至不允许她不吃补药。她要运动他说会有后遗症，她要看书他说会有后遗症，她要练习“复原”、“毁灭”和“预感”技能他说会有后遗症，她要吹吹风他说会有后遗症……看守之全方位，限制之多角度，规矩之多元化，让太史阑经常错觉，自己是个孕妇。

太史姑娘经常眼神阴沉，恶毒地一遍遍在心中诅咒：你才有后遗症，你全家都有后遗症！

别的也罢了，景泰蓝丢了怎么能安心养伤，可是容楚信誓旦旦，表示景泰蓝的安全绝无问题，如果出了差错，他负全责。

如果出了差错，太史阑也不打算要他负全责，负一半责任就可以了——他身为男人的那一半。

太史阑隐约也听说郇世涛在北严城破时，擅自离开上府大营前来救她，不过听容楚说，郇世涛极得上府主帅的喜爱，发现密道炸毁火药又立大功，所以大可不必担心他的前途，只怕还能因祸得福，她也因此放了心。

依太史阑的性子，就算重伤，别的事都可以丢下，可景泰蓝丢了，她是爬也要爬去找的。但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养伤期间她浑身无力，每天控制不住地昏昏欲睡，往往每天清醒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又睡过去了，想要起身也做不到。这让她万分怀疑，是不是容楚又做了手脚。

她这回倒冤枉了容楚，七日守城期间她的精神和体力都耗损过巨，此刻一旦松懈，自然要进入自动修补时期。尤其是精神，在长期使用“复原”和全力使用“毁灭”能力之后，进入了一个完全干涸的状态，精神耗损最大的修复表现，就是睡觉。

不过太史闾不知道的是，看似这次耗损过巨，但一旦恢复，她的能力当可更上一层楼，极度的抽空造就更大的扩张，就好比电池要完全放电，下次才能充满。

她在城主府养伤，每天都有无数百姓来探望，都被容楚命人拒之门外。百姓们也不滋扰，看看城主府的飞檐也觉得乐滋滋的，府内府外堆满百姓送来的瓜果、鸡蛋、蔬菜、母鸡，整天鸡飞蛋打咯咯叫，好好的一个城主府，搞得像个农家田园。

太史闾不想收这些百姓的口中粮，战后满目疮痍百业凋零，这也是百姓好不容易省下的口中食。但百姓对她如此爱戴，不收难免伤人心，她只好收集了再交到官府的救助公署。这是战后她命令开办的慈善机构，由苏亚主持，负责朝廷和各地援救物资的统一处理发放。苏亚正在联系城内各大医堂，准备再办一个由官方主持、民间出力的慈善医堂组织，每旬每个医堂轮流出诊，由官府补助。

当然，这些“闲事”，尊贵的国公是不允许她过问的，她的任务就是睡觉、吃药、吃补药、吃营养汤、吃药膳……

她想，等昭阳城授勋时，一定是个肥胖版的太史闾！

这天早上她醒来，发觉天气阴沉欲雨，顿时觉得身下躺了几天的被褥似乎有点黏湿，这么一想便觉得浑身发痒，便趁容楚不在，下了床，让侍女给她换掉被褥。

等侍女换被褥的时候，她走出三天没出的门，缓缓踱到廊下，迎面的风带着湿气，清爽微凉，她享受地抬起头，深深呼吸。

这般柔和的气息，忽然让她想到李扶舟，养伤这几日，别说花寻欢等人她没见着，李扶舟她也始终没看见，那日他冒险动用真气救自己，到底伤得怎样？

这么一想她便微微忧心，当日耶律靖南的警告言犹在耳，她相信他不是夸大。

“小怜，”她叫住侍女，“你知道李先生在哪里养伤吗？”

那侍女好一会儿才明白她指的是谁，抿嘴一笑，“是那位个子高高，脸色有点白的好看先生吗？他不在城主府，奴婢也不知道住在哪里。”

太史闾微微失望，正想着他是不是出城了，随即反应过来，“他不在城主府，你怎么认得他？”

“每天傍晚，他都会来一趟城主府，到姑娘院子门口看看，但是从来不进来，奴婢就是因此才知道他的。”

太史闾怔了怔，挥了挥手示意侍女下去。

她扶着栏杆，看庭前蒙蒙雨色，嫣红翠绿，满眼都是景，但又满眼都不是景，心里似乎满满的都是情绪，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前方一枝花叶上，一只鸟在嬉戏，深红的爪子紧紧揪着褐色的树枝，偏头用嫩黄的喙梳理青蓝色的羽，眼珠子机灵地瞟过来，姿态竟然有几分媚。

她托着腮，觉得这只鸟顾盼自怜的神态，看起来眼熟。

像容楚。

不远处荷池里的莲花开了，九重花瓣，层层叠叠，有些饱满的花叶，沉沉坠到水里，风一过，便撩动层层涟漪，像一抹含笑的眼波。

含笑的眼波……

她忽然摇摇头。

莲池上一座精致的观景亭，通体透白，宝顶上缀以明珠，珠子硕大浑圆，辉光内敛，那般晶莹的质地和光彩，像一个人的肌肤。

一个人的肌肤……

太史阑抿抿唇，忽然直起腰。

该死！

怎么看什么都能想到那个鸟人！

美色就是这么讨厌，让人看到美的事物就不由自主联想，有点烦。

她轻轻一拍栏杆，似乎要把自己此刻奇异的联想拍散，随即转身，准备眼不见为净，回房。

刚一转身，却忽然邂逅一副温暖的胸膛。那胸膛紧紧抵着她的身体，胸膛的主人双臂一圈，很方便地将她给圈在怀里，随即轻笑道：“拍打栏杆干什么？不会是在想我吧？”话还没完，人微微一俯首，带着浅笑的唇，已经落向她的唇。

太史阑身子一僵。

容楚的姿势很可恶，一手将她环抱，她无论往哪个方向躲避，或者回身，都难免要被他偷香。偏他并不强硬地靠近来，唇就等在她颊侧，要么她一动不动被他以这亲昵的姿势抱着，要么就把自己的唇送上去。

容楚含笑，有趣地斜睨太史阑的侧面。他知道想吻到这带刺的冰雪玫瑰，只怕难免唇舌受苦。他也知道要太史阑自己送上唇是万万不能，他的真正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好好抱抱她，感应到她真正的毫无抗拒，感应到她愿意依偎自己。

他如此贪恋她肌肤的柔软和韧性，像捧了一朵含雨的云，轻盈而又有质感。

太史阑的身体微微一硬后，随即软了下来。

她正靠着栏杆，栏杆下一簇簇淡绿、淡棕、深褐、紫红的叶子中，点缀着很多粉色、淡红、白色的花朵，花瓣繁密，正依恋在她手边。

太史阑手指一转，已经摘了一朵花，抬手用花去搔容楚的鼻子。

容楚失笑，又怕自己当真给搔痒了对她打喷嚏，只得一张口，叼住了那朵花。

他的嘴派上了叼花的用途，自然无法再对太史阑偷香，太史阑这才闲闲淡淡，半转身，将他的脸推开，道：“别把花粉落我脸上，小心吃我一脸鼻涕。”

容楚忍不住又笑，心想：以前怎么没觉得，这样百无禁忌的说话方式，十分可爱呢？

太史阑一偏头，正看见他的笑容。

彼时微雨帘栊，蜻蜓低飞，满廊花簇簇，一池水盈盈，他身后开着的大幅轩窗，鼓荡着竹丝和金丝交织的窗帘，窗帘上织出的花纹精雅特别，也是那蒙蒙山水，逶迤小道，田园人家。里间燃灯的光线被竹缝割裂，光影斑驳地落在他眉间，那如画的眉目忽然更多几分柔和，像天边彤云一层层被远方的霞光浸染，流动着变幻的美。

而此刻素淡背景里素淡的他，唇间一朵鲜花便亮出了风致和风华。淡红的柔软的花瓣层层卷在他颊侧，不过让人发现那肌肤如此辉光深雅；淡绿色的光滑茎叶落在乌发间，不过让人惊觉那发亮如丝缎，让人想伸手一掬，体验是否也入手滑润，赛过月光。

原来比起人间容颜之美，万物之美于其前，不过是一场白费心思的衬托。

连不为这人世万物万景所动的太史阑，一瞬间都怔了怔，眼神迷离。

这一刻叼花的容楚，美、清、滢，少见的调皮，和平日微带狡黠的气质分离又融合，不过化为两个字：迷人。

太史阑偏头，认认真真将容楚看了看。

好看，不看白不看。

微雨燕双飞，她微微后仰，偏头，平日的冷峻疏离此刻也似不见，也是少见的可爱姿态。

她专注的眼神让容楚心生欢喜。他一偏头吐掉花，头一低，哑哑地笑道：“本来只想抱抱你，可是你这个样子，我不行了……”

他邪邪地笑着凑下来。

太史阑猛然向后一仰，下意识抬膝，抬到一半发觉不妥，正要放下来，容楚已经低笑一声，身子一侧，一手揽住她膝窝，一手揽住她后仰的腰，笑道：“别！小

心翻到底下去！”

两人身子临栏一顿。

一簇花枝被容楚掠动，一片鲜红的花瓣落了下来，正落在太史阑眉心，红艳一点，盈盈。

容楚眼神微深，微荡漾。

忽然想把她这样捧起，不管她要打要咬要踢要杀，先这么扛着，扔到里间的床榻上去！

然后……

“李先生，您这边请。”忽然女声清脆，打破容楚此刻的大胆狂想。

太史阑一向身躯灵活，那么尴尬的姿势下居然还能立即回首。

前方，紫藤花架下，立着脸色微白的李扶舟，手中还拎着一个小小的瓷壶，正平静地看着她和容楚，眼神深沉，不辨情绪。

而那个引路的侍女，红着脸，张着嘴，眼中写满“好香艳”。

那一对男女，倚栏而立，女子微微后仰，越过栏杆，半长的柔软黑发垂在风中，身躯柔韧得像一张精美的弓，男子微微前倾，搂住她的腰，俯下的脸姿态风流。

一朵花在她额心绽放，而他的眼神里也像有繁花葳蕤。

美如画中人。

……

太史阑看见李扶舟，一偏头，额上花瓣飘落，她微省，才发觉此刻和容楚姿势过于暧昧。

她正要抓着容楚肩头先站直，蓦然又一道人影闯了进来。

那人进来得风风火火，脖子上还骑着一个小人儿，两人在园子里蹿来蹿去，还在不住地吵架。

“让你先去外城找我麻麻的，你怎么闯内城！先找我麻麻！”骑在肩膀上的小人儿怒踢身下的人。

“先找我的人要紧，你的麻麻我马上陪你去找！”底下扛人那厮怒吼——这小子烦死了，整天要自己先找麻麻，现在外城还没恢复，人流来去，哪里找得到一个女人！

“先找我的，我的比较重要！”

“先找我的，最起码我知道她在哪儿！”

两人一边吵着一边就奔来了，后面跟着一大群护卫，这些护卫不是容楚手下，而是常大贵的兵。容楚的护卫全部派出去找景泰蓝了，至于太史阑的安全，容楚认为有他自己在就够了。

太史阑听见那两人的声音，惊得霍然回头，两个声音都太熟悉，熟悉到她觉得根本不可能凑到一起！

“世涛！”

“景泰蓝！”

容楚听着那难得的惊喜口气，阴恻恻地摸了摸下巴——她好像从来没这么惊喜地唤过自己……

太史阑一回头，那两人远远地也见到了，都哇的一声，高兴地齐声大喊——

“麻麻（姐姐）！”

……

稍稍静默。

随即邵世涛诡异地抬头看景泰蓝。

正看见那小子也眼神诡异地望下来。

“你姐姐（你麻麻）？”

又一次异口同声。

“怎么可能。”邵世涛直着眼睛，喃喃道，“这才几天，姐都有这么大一个小子了！”

“……不可能……”景泰蓝撇嘴，“麻麻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弟弟……我才不要叫你舅舅。”

“来，叫舅舅！”邵世涛被提醒，瞬间心花怒放。

“呸。”

一大一小斗嘴几句，忽然都发现了重点——容楚和太史阑超乎寻常的暧昧姿势。

“晋国公！”邵世涛怒发冲冠，“你在对我姐姐做什么！”

“公……公！”景泰蓝蹬腿，尖叫，“……不许摸！”

邵世涛忽然一侧头，看见紫藤花架下的李扶舟，惊叫：“夫子！”

李扶舟一点头，“世涛，好久不见。”

……

太史阑忽然觉得……乱，真乱！

太史阑好不容易把气愤愤乱哄哄的那两人哄住，让到室内。她原本无限惊喜，看见景泰蓝心中大石落地，看见邵世涛更是意外之喜，然而此刻这班人凑在一起乱糟糟的景象，让她都顾不得去问邵世涛近来如何，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也顾不上问景泰蓝失踪后发生了什么，怎么会和邵世涛同行，只用欣喜的目光将两人看了又看，摸摸景泰蓝的脸，再拍拍邵世涛的肩。

邵世涛和景泰蓝发现彼此要找的是一个人，也不吵架了，也顾不上和太史阑诉尽别来衷肠了，都忙着把目光的利箭，往容楚身上狠狠地投。

太史阑淡定地推开容楚，先对那边紫藤花架下始终一言不发的李扶舟道：“先生你来了？一并进屋吧。”

李扶舟深深凝注她，点了点头。

太史阑进屋之时，无意中回身，正见李扶舟弯身，捡起先前容楚叼住又吐掉的那朵花。

侍女在他身边，轻轻道：“这花真美。”

“这是八月春。”李扶舟伫立廊前，将指间的花抛入风中。

他似在风中出神，随即悠悠道：“这花又叫相思花，又叫……断肠草。”

太史阑忽然心中一震。

侧身看他，他却不回首，廊下人独立，一个背影，诉尽萧索。

太史阑抿抿唇，转身进室。等她坐好，李扶舟也已经进来，神色如常。

“我这里寻了些好药，拿来给你补身子。”他将那瓷壶放在桌上。

太史阑眼角瞟着景泰蓝，注意到小子无伤无损，心微微放下，抬头看看李扶舟脸色，不禁一怔。

他脸色白到可怕，唇色也微微有些发青，很明显气血不调，重伤未愈。

“你看起来不妥。”她道，“这药你自己喝，我不过是外伤。”

“我没事。这个对你比较好。”李扶舟微笑，手指搁在还温热的壶上。太史阑注意到他只有贴着壶的手指微微泛着血色，其余都是雪一样白。

“你住在这里吧，别跑来跑去了，一个人在外，我不放心你的伤势。”她凝视着李扶舟的眼睛。

容楚在旁边托腮，微笑，一言不发，眼神却有点深——这女人，到现在还没对我说过一句“不放心”呢！

我要不要也在身上搞个伤口，好看看她的“不放心”？

“无妨。”李扶舟微笑，将壶推给她，“趁热喝了，原料不易得。”

太史阑嗯了一声，接过来就喝。容楚忽然一伸手，笑道：“你肩膀有伤不方便，我来喂你。”

他不由分说，接过那壶，手又一伸，侍女赶紧递上碗。容楚看看那碗，皱皱眉，道：“你怎么没用手帕垫手，用手指抓着碗边，不脏？”

侍女脸红，连连告罪。容楚又道：“换碗，每次伺候她喝药，要记得先用热水冲洗三次，之后用干净帕子垫着送上来……”

李扶舟则道：“别用银碗吃药，对药性不好。”

容楚微笑，斜睨他，“扶舟，你是觉得她身边太安全了，什么都不需要提防是不？”

李扶舟不答，也不理他，另取一个瓷碗，和侍女索要热水冲洗。

容楚眉毛高高挑起，正要发作，那边忽然砰的一声。两个唇枪舌剑的男人齐齐回头，就见太史阑已经重重放下瓷壶，抹抹嘴，说一声，“废话真多。”

她已经嘴对壶嘴喝完了……

邨世涛和景泰蓝小凳子上排排坐，鬼鬼祟祟看三人间暗潮汹涌。

景泰蓝和麻麻失散又团聚，满心欢喜要扑到麻麻怀里叙述别来经历，不想麻麻也就看了他一眼，用眼神警告了他不要轻举妄动之后，就只顾着和李扶舟说话，景泰蓝不明白关系的亲疏有时候未必放在表面，小小的心里顿时充满委屈，嘟着嘴，小手指在腿上划啊划。

邨世涛却眯着眼睛，看看李扶舟，看看容楚，再看看太史阑，眼神里渐渐写满不满。

“喂。”他捣捣景泰蓝的肩膀，“他们一直这样缠着她吗？”

“是呀。”景泰蓝托着下巴，嘟囔，“……都和我抢麻麻。”

“我没想到夫子是这个身份……”邨世涛眼睛发直，喃喃自语，“当初在安州，他只是偶尔来指点一下我文武之艺，没想到……”

“都是坏人……”景泰蓝沉浸在愤恨的情绪里。

“不能这样……”邨世涛说。

“不能这样……”景泰蓝说。

“都不适合她……”邨世涛深思。

“我才是最好的……”景泰蓝握拳。

“我要阻止……”邵世涛皱眉。

“好呀好呀……”景泰蓝拍手。

“给她找个适合她的人……”邵世涛仔细思考，“不要高位者，高位者腥风血雨见惯，无人间真情；不要江湖巨霸，江湖上纷扰杀戮比朝廷尤甚。姐姐和国公、先生相处，得多多少少麻烦？不要，不要。不需要太优秀，不需要太有钱，不需要太聪明，只要人品正直、宽容厚道，全心爱姐姐就好……是了！”他兴奋地一击拳，“这才是我理想的姐夫！”随即又目光发直，叹一口气。

“好呀好呀……理想的……啊？”

……

太史阑才不知道就这么一刻，那两个“晚辈”已经自作主张，把她的“终身大事”给决定了。

她只是觉得，男人好烦，果然好烦。更烦的是，容楚在这次事件之后，对她的态度已经有所不同，显出更多的占有和亲昵，而李扶舟，以往的若即若离也有了变化，似乎终于坚定了心意，又似乎想要挽回什么，在容楚表现出排斥时，已经不似以前一般，表现出沉默和退让。

她开始考虑，要不要提前去昭阳城受勋……

太史阑用神一般的速度解决了药，两个男人也没有了争的理由，李扶舟微笑告辞，太史阑没有再留，留下来再看他们唇枪舌剑吗？这对李扶舟养伤也不利吧。

容楚还赖着不走，邵世涛忽然笑咪咪地过来，充分表达了对国公的思念和孺慕之情，缠着他讨论兵法军事战局以及为人处世等等，问题很多，表情很认真，充分体现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的求学若渴的精神。

他碎碎念碎碎念，容楚终于怕打扰太史阑休息，拎着小子出去了。

他出去时，眼神恨恨，不知道在恨谁。

他一出去，景泰蓝就爬进太史阑怀里，蹭啊蹭的细说别来衷肠，尤其是亲手揍了几个人的丰功伟绩，那是一定要麻麻好好说一说的。

太史阑被景泰蓝缠住，也想知道他的经历，又是怎么和邵世涛混到一起的，母子俩头靠头唧唧啾啾。

莲池上华亭边，容楚和邵世涛一旦出了门，一个不再是吃醋的男人，另一个也不再是求学好奇的少年。

俩男人都神色微沉，眉目肃穆。

“世涛，”容楚负手凭风而立，“我知道你怎么出上府大营的，不管如何，

要先谢你仗义出手。若非是你发现西番密道，炸掉了那批支援的火药武器，又堵住了密道口，只怕那晚我们对西番的夜袭，不会有那番成果，我也未必来得及救太史阑。”

“她是我姐姐。”邵世涛扬起脸，少年眼神清透，浮沉淡淡傲气，“我也要在此，感谢国公不惧后果，借兵夺权，夜袭西番，救下姐姐。”

容楚转头看了他一眼，看着那少年倔强的神情，轻轻一笑。

“你们虽是半路姐弟，但有时候……还真像。”

邵世涛深深吸一口气，“我出上府的时候，曾和总帅说，有种射死我在马上，头向北严！现在我依旧要和国公您说，我姐姐我会一生护佑，国公若真能一生不与姐姐为敌，邵世涛亦永不与国公为敌，但凡国公需要，必定全力供您驱策；但若您给姐姐造成任何伤害，邵世涛纵然势单力薄，身在天涯海角，也必，不死不休。”

少年每个字坚决而清亮，震得脚下水纹层层。

容楚轻笑了一声。

“说得这么杀气腾腾干吗。”他转头，似笑非笑地看了邵世涛一眼，“你还是太年轻，不知道许多事应该认真在表面，敷衍在心底；而许多事则应该敷衍在表面，认真在心底。”

邵世涛默默咀嚼着这句话，半晌诚恳地道：“是，我太年轻，我怕我不能好好保护姐姐，反因为历练不够，早早葬身官场，因此，我愿国公，有以教我。”

“真心吗……”容楚似乎还在专心地看眼前的花。

“此生这个问题您不必再问。”

“那好。”容楚转身，“世涛，上府边乐成很喜欢你，连你私自带兵出营都替你找了个理由遮掩了，你已经无罪，再加上这次发现密道的大功，以及总帅的抬爱，你在上府大营的前途，必然光芒万丈。可我今日要问你，如果为了你姐姐，我要你放弃，不仅是要放弃到手的锦绣前途，你还会失去到手的军功，会被重重问罪，会一落千丈，在另一个环境恶劣的地方从头开始，这糟糕的一切，只为有朝一日，你或许可以救你姐姐……我问你，你可愿意？”

风忽然静了静。

绿荫间蝉也不鸣。

良久，容楚听见少年的声音。

依旧清亮坚定，如这脚下永不干涸的流水。

“我愿意。”

太史闾在屋内问完了景泰蓝经历，听见容楚和邵世涛边走边谈回来了，隐约听见两人的对话。

“……难为你了……”

“……那后面的事情便拜托国公……不过既然国公要我这样做，我对国公也有个小小要求。”

“你说，说了我自会斟酌。”容楚的声音听来有几分警惕。

邵世涛却在笑，“……没什么，既然我马上要水深火热了，你得允我先过几天好日子……给我们总帅打个招呼，我要在此陪姐姐几天，而且这几天，我想给姐姐多逗点乐子，也算是我们姐弟告别前，为她做些事儿，请国公无论如何，不得阻拦。”

“你是愿意你姐姐开心，我有什么不乐意的。”容楚似乎在走神，心不在焉地答。

太史闾皱起眉——瞧这家伙的语气，当自己是姐夫哪？

她果然听见邵世涛语含取笑，“国公差点让我以为姐夫当面。”

“你这小子。”容楚也在笑，“怎么，觉得我说不得？”

“说得，说得。”邵世涛大笑，当先奔了开去，“国公尽管说，抓紧时机说，呵呵……”

“这小子……”隐约听见容楚淡笑。

太史闾缓缓放下窗扇，靠在床上。

所谓“姐夫”什么的，她当然不放在心上，倒是想知道“水深火热”“过几天好日子”“姐弟告别”什么意思。

容楚不是说世涛虽然擅自出营，但得边乐成庇护，发现密道又有大功，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吗？又哪来的“水深火热”的事儿？听刚才容楚的语气，很是包容，微微歉疚，他要邵世涛去做什么？

正想着，邵世涛已经进门来。太史闾抬头看着他。

先前容楚和李扶舟都在，两人几乎没有直接说话，现在，仿佛才是重逢后的第一眼。

邵世涛站在门边不动了，不知怎的有点无措的样子，那晚冲营而出的决绝都似忽然飞到九霄云外，他靠着门边，拉拉衣角，整整袖口，眼睛低垂着，想看又不敢